

新月文萃（第三辑）

武老师的梦

一等教师陈耀生

被摇头的老师

三假先生

老穿军鞋的

炳谷的满贯胡

袁校长

并不姓侯的侯先生

田先生其人

肖红老师的教师生涯

谭梦江著

这一类人群



乡村中小学教師这类人群
也就脱离“末端”位置了。那会是未来时么？



華齡出版社

谭梦江 / 著

这一类人群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欣雨 阎祯圆

封面设计：三鼎甲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一类人群 / 谭梦江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4.10
(新月文萃·第3辑)

ISBN 978-7-5169-0504-3

I. ①这… II. ①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7218 号

书 名：这一类人群

编 者：谭梦江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3.25

字 数：255 千字

定 价：90.00 元(全三册)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目录 CONTENTS

01. 武老师的梦 / 01

02. 二等教师陈展生 / 13

03. 被摇头的老师 / 27

04. 三假先生 / 40

05. 老穿军鞋的 / 53

06. 炳爷的满贯胡 / 65

07. 秦校长 / 78

08. 并不姓侯的侯先生 / 93



09. 田先生其人 / 106

10. 肖红老师的教师生涯 / 117



武老师的梦

武老师做过许许多多美梦，只有一个最有意思。一是其他美梦都只是在梦里“美美”了一回，醒来后什么也没有，而这个美梦竟是梦想成真了；二是这美梦是在他进入中年后才出现的，在以前，也就是在他青少年时竟从未做过。

正如孟老夫子所说的，“鱼我所欲也”。武老师这个最有意思的美梦正是“能吃上鱼”。鱼实在是个好东西，很好吃，吃鱼是种很美妙的享受，生活中还从不曾听说过有谁是不喜欢它的；武老师当然也喜欢，而且可以说是近乎嗜好地喜欢。既然如此，何以在青少年时竟不曾梦过一回，到中年后才接二连三地梦着呢？

又正如俗话里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武老师青少年时期，哪怕是青春狂妄躁动得到了晨昏颠倒的地步，确实是从不曾想到“能吃上鱼”这方面事情上来的。“无所思”自然就“无所梦”了。倒是“能吃饱饭”之类的美梦做过不知多少回，每每在梦里遇着了大锅大锅的白米饭，白花花的颜色，香喷喷的气味，任着他吃，他吃了一碗又一碗，直吃到肚子撑得像面鼓似的……然而醒来一摸肚皮，却是瘪瘪的，全无鼓起来的痕迹。



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梦着吃鱼却老梦着吃饭，就因为天天受着饥饿的困扰，饥肠辘辘。人总是先得求“活得了”，填饱肚子是第一事情。“第一事情”尚且没解决好，当然没哪个“昏蛋”会去想着如何“活得好”，“吃得好”的！哪怕有一大碗美味鱼现摆在面前，也没有谁会去睬它一眼，都是会朝有米饭地方跑去的。武老师的青少年时期，饥饿与他形影不离，是中规中矩的“初级阶段”，这就难怪平平常常的“米饭”会常常进入他的美丽梦乡来，而“吃鱼”却从不曾到那里光顾了。

在武老师记忆里，青少年时代就是个“打饿肚”的时代。成天只能吃个半饱，每天刚吃完上餐不久，就眼巴巴地盼着下餐。在外玩耍或放学回家路上，老是张望着家里的屋顶，只盼着那上面能有烟冒出来。只有见了那几缕有气无力的袅袅青烟，才隔不久有个“半饱”的指望。然而大多情况是一望见不着烟，再望还是烟见不着，冷火冰烟，那征候在告诉他：现在还远不是“做饭时候”，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地像火在燎着。在家里时同样也是记挂着那地方，只是记挂的方式不是拿眼睛望，而是用耳朵去听，听那里面传出来的响声，锅盖锅铲声呀，火钳火棍声呀……一听没有响动，再听还是响动没有，就气呼呼地跑到妈妈面前：“妈妈，快点发火煮饭呀，我肚子好饿了呢！”“莫云天雾地找不准天光夜晚，饭时候还差得远呢！”妈妈连理也不愿多理他，忙她的事去了。

在武老师的印象里，一年里只有两个时间段是可以获得“全饱”的。一个是春季里白菜、青菜、排菜等拔茎抽薹时节，这些在冬天里懒洋洋长着的蔬菜，一到春暖花开时节，就发了疯似地抽薹起来，今天把薹掐去吃了，明早去掐，薹子照样又长出那么高来。这么丰茂的蔬菜将来炒上一大锅子，每人在半饱米饭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两碗这样的菜肴，自然吃得饱了。可这饱只是放下筷子的那一刻饱了，它是并不耐久经不得饿的，过



不了一阵子，几泡尿尿过，就没了；况且菜吃得多而菜里面油沫星子也难找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撑到肚里，更让人肠子打着结似的饿得发慌。另一个时间段是红薯、芋头收获的季节，这两样东西倒是正正经经的杂粮，开始吃那么几顿，滋味会与吃米饭差不多，好吃又能撇开着锅铲子吃，真是吃得像在美梦里情景一模一样，胀得肚子像面鼓，痛痛快快、舒舒畅畅地。然而，杂粮毕竟是杂粮，不是主粮，江南人一直的主粮是米饭，吃那东西才是老老祖宗那里的遗传。如今却餐餐是这东西“唱主角”，米饭仅仅是现着些白点子的点缀，这样就与那“遗传因子”冲突起来，以致肠胃很不舒服，生出极大抵触情绪。然而发着蛮塞到那地方去，那是真叫做吃饱了。

习惯于吃大米饭的江南人为什么没有够量的大米饭吃？武老师好像也曾听老人们讲过，上辈庄稼人在以往里种田，种三年庄稼，除够吃三年外，至少还能剩出一年的粮食来。每年一到“收八月”时新粮进仓，上年剩余的粮食就成了陈谷烂米，全拿去喂牲口了。而武老师青少年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的田地里收到的粮食，别说三年剩出一年来，就是年拌年也只能落个半饱！这是为什么？那道理当然是那时候的武老师一点也弄不明白的，他只明白着爸爸妈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计划着用粮。就是把集体生产队里每年分给的这点点粮食匀称着吃，每餐半饱地“细水长流”着计划着吃；设若你不顾家底地冒冒失失敞开肚子吃，这样的“险”是谁也没胆子去“冒”的！到时候真的米缸里见了底，叫天不应，喊地不灵，活活饿死不成？你们说，在这样情形下，武老师不去做“能吃上饱饭”的美梦，而会去做“能吃上鱼”的美梦么？

当然，在江南乡村，鱼本是丰富着的。只是在武老师青少年时期，他



却发觉出孟老夫子的“鱼我所欲也”这话竟是大错而又特错了。这里的乡亲们竟对吃鱼很少兴趣，甚至于是基本上不兴吃鱼！尽管沟港湖汊里的大小鱼虾到处都有一些，只要有一两样捕鱼工具，小型的如鱼篓、虾撮呀，大点型号的如鱼网、鱼罾呀，随随便便就能捕捞到几两半斤乃至一斤两斤的，吃鱼实在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那时的乡村农民却是从不轻易去做这样事的，倒像是“鱼我所恶也”似的。

甚至在哪个有条瞎着眼的鱼正巧被哪个瞎着眼的乡亲随随便便地捉着了，这条现成的鱼也引不起他太大兴趣来。他或许会随手丢到他认为也许会“喜欢吃鱼”的人家：“你们拿去吃吧，我不想吃它。”鱼太鲜美，谁都会因之引发食欲大涨，就会要多吃掉饭。而多吃掉了饭就是地地道道的寅吃卯粮，你说乡村人谁会有“闲情”去做那种“没事找事”的傻事？

到现在，武老师家乡里的一片片低洼地一律被开辟成了一处处鱼塘，处处鱼塘里都养满着鱼。而在以前是绝非如此的，要么是让它荒芜着，要么是一律种着芋头之类的杂粮，绝对没有把它利用到养鱼上来的。他们得出的经验是：一塘鱼会要多吃掉一仓谷子，一坵芋头却能省下一仓谷子。你们看，在人们普遍地把鱼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里，武老师还会去做“能吃上鱼”的美梦么？

武老师净梦着“能吃上饱饭”这样的梦，梦了几乎有十年，幸好到后来是越梦越少了，直至把它干干净净地扫光了。这是到他成了教师时，农村里的政策正好也变好了，田里的粮食成倍地多收了，武老师以及所有人由以前的半饱，逐渐而七成饱，而八成饱，终至于全饱了，如幽灵般多年盘踞在人们头上的饥饿阴影自此消逝了。

有人说“人往高，水往低”，在“活得了”有了十足把握之后，自会去



想着如何“活得好”的。武老师当然也是概莫能外，在再也不做“低级阶段”梦后，好几次属于“高级阶段”的梦，还是全都因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来。比如梦到了吃鱼吃肉，尤其是吃肉。多少年来，人们肚子里除了少量的米饭及大量的蔬菜杂粮之类的粗纤维外，肉食之类的高能蛋白质食物是很难找出一点点来的。吃吃油腥，解解馋，油油嘴，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口味里感觉到的油油膩膩、香香甜甜，五脏六腑里洋溢出的淋淋漓漓、舒舒畅畅，真是种赛过神仙的享受！然而，像武老师这类的小人物还是很有着点自知之明的。猪肉、鸡肉、牛肉、羊肉等肉食不比饭食，并非不可或缺的，有嘛就吃一点，没嘛不会去强求。基于这样认识，武老师梦里尽管也曾梦到过吃肉，然而也就只那么一次两次而已，并且梦过后就梦过了，梦过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然而，当武老师进入中年后，他在睡梦中，竟常常做着了“能吃上鱼”的美梦。这时的武老师同大家一样，肚子里早有了足够着的米饭，还因间或吃了吃肉，油了油嘴巴，以致那里面还有着了相当的油水。到这时武老师终于对孟老夫子的那句话恍然大悟了起来，越来越品出了他那句话的绝。正确性，真正是千真万确，除了米饭唯有鱼才是最好吃、最吃不厌的东西。越吃越爱吃，越吃越好吃，餐餐都能吃。

通过一段时间里三五天吃一次鱼的实践，武老师越来越发现自己对吃鱼的喜爱竟是如此异乎寻常！并进而引发他一连串的思索与感慨，比如这一潜能为何能在自己的味觉系统里不露声色地隐藏这许多年？他尤其感慨于这个曾经被大家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竟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为最受欢迎、最得宠爱的东西了。

中年武老师竟从此展现出显明“个性特色”来。就是他只要弄到了鱼，也不管是大鱼小鱼，鱼多鱼少，甚至只是三两半斤的小鱼虾，他都会



找来两个大萝卜，从菜坛里抠出一大把干辣椒，作出个鱼虾煮萝卜的大火锅，架到小火炉上沸沸腾腾地煮起来，氤氲热气中弥漫着香辣辣气味，一家人围拢着小火炉，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武老师更是食欲大增，饭碗旁还添加了一个粗瓷碗，瓷碗里盛有三四两白酒，抿口小酒，喝口鱼汤，两片嘴唇“答答”地响着，额头上汗水涔涔地流着。进而一发而不可收，由萝卜丝煮鱼而清蒸鱼，而红烧鱼、煎鱼、水煮鱼，而酸辣鱼、干菜煮鱼、豆腐煮鱼……经由他亲手烹饪，鱼的所有吃法几乎尝试殆尽。

出席宴请在外头吃饭，饭桌上是肯定有着鱼的，临罢席时，是碗盛着的他就成了“净碗将军”，是钵装着的他就成了“净钵将军”。而到晚上，“能吃上鱼”就成了他美梦的核心内容，不只在美梦里流连忘返，连在被美梦笑醒来后，嘴巴还在“咂巴咂巴”地舔个不停。以致睡在床另头的妻子往往没好气地把一只脚狠狠地踹了过来：“发什么癫？半夜三更里，笑个不停！又是在吃着鱼么？真的馋不死你！”

然而，武老师却真是位值得钦佩的中小学教师，自从他“能吃上鱼”的美梦梦想成真后，他自此表现出了一种极其难得的清醒和理智，表现出了一位中小学教师应有的觉悟，以及相当的自知之明。

比如在办公室里就有人向他建议说：“武老师，眼睛一闭，就过了四十，眼睛一睁，就望见五十了，还是最好莫太刻薄自己，可得把生活好好打理打理啊！”

“笑话！还刻薄了自己？还要怎么打理？你看，能吃上鱼，还要怎么来享受？”听的人一捉摸，也真是的，鱼的味道多么鲜美，价钱也并不便宜，而普普通通的中小学教师居然随随便便地把它吃着了，还有什么说的？

然而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难经住推敲的，武老师的“能吃上鱼”就

是这样。“能吃上鱼”在“吃”的时间频率上可以说是一个月或半个月一次，一星期或三两天一次，甚至是每日三餐里上餐吃过下餐又吃。这还没算鱼的品种。从江河里或湖泊里捕获来的野生鱼与水库里、私家鱼塘里养出来的饲养鱼，鲢鱼、鳊鱼一类的稀有鱼与鳙、鲢、草、鲤一类的普通鱼，名贵鱼与更名贵的鱼，普通鱼与更普通的鱼，肥的鱼与瘠的鱼，正活着的鱼与已死了的鱼，之间价格的悬殊能有几倍甚至十多倍。可我们的武老师所谓的能吃上的“鱼”，只不过是位置处于普通鱼末端的一斤来大小的鳙鱼而已。

“嗯，你那也算得上是‘吃鱼’，真要小心笑掉别人大牙。”有知道他底细的人想到这些，禁不住地鼻孔里那么“嗯”一两下，讥消起他来。

“哎呀，我说老师们，切莫一门心思只去想着吃更好的、穿更好的，‘吃惯嘴，懒惯身’！况且‘人心不足蛇吞象’，一门心思往前赶，往高处赶，莫说赶也赶不尽，还得小心‘劈啪’一跤摔下来，到时就悔之晚矣。我是觉得有这号鱼能直吃到老，就很不错了。”我们又一琢磨，觉得他说得也似乎在理，尤其是我们这些中小学教师，实在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切莫轻轻松松纵容自己，随随便便抬高眼睛，去追追赶赶的。

然而，说实在话，武老师能吃上的这种鱼是并没多少人会去吃它的，毕竟规格太矮了，而他享受这“规格”的历史少说也超出了五六年。每当看着他又从市场里买了条斤来重的“下等鱼”，笑容可掬地往家走着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不得地横插过去拦住他，带着点责备口气对他说：“提着这样条鱼招摇过市，亏你提得出手！什么时候能见着你买条像样点的鱼到我们面前来晃晃呀！那些价钱贵点的鱼，更贵点的野生鱼，稀有的鳊鱼、鲢鱼，不是给人吃的？明摆着有更好吃的不知道吃，不是越老越犯傻了么？”



武老师仍然不愠不恼，“何为贵？‘物以稀为贵’。野生鱼价贵就是稀少才贵的。现在这社会风气出了大问题，越稀贵的东西越有人买来吃，驱动越多人想方设法去捕捞，到哪天会没了野生鱼踪影的！我们这些人不应该掺合到那潮流里去。”说着说着，他还连连摇着头，现出满脸愤慨来了。

他这席话又像是给了我们个“顿开茅塞”，内心里佩服着武老师“吃鱼”吃出来的清醒和理智。诚然地，我们是真不应该加入到消灭野生资源大军里去的，无论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思想认识的觉悟上。

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恰好碰到了一起，说着说着，聊着聊着，竟使几位聊发出牢骚来了，纷纷抱怨我们这些中小学教师远不如人家，生活清苦，如何如何的……当时武老师就把头摇得像面拨郎鼓似的，“过着了这样好的日子，你们还要怎么样啊？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喊‘清苦清苦’！也不去想前些年头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时不是连‘能吃上饱饭’也想不到么？现在竟都‘能吃上鱼’！这可是过去连做梦也没梦到的事啊！”接下来他把声音提高了些，“你们想过没有？‘能吃上鱼’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个‘告别温饱，进入小康’的概念！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停了停，他又继续说：“一个人当然有时要往距身边的远处看，然而更要多多往身边的近处看看，那样才叫‘实在’！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这样做的。”

一席话听得大家差点半张着的嘴巴闭不拢来，几乎是面面相觑着。真的！能吃上鱼，并且许多人还吃着比武老师更高级些的鱼，这实在是一件生活中的平平常常事，而我们中谁又像武老师这样认识过呢？还有我们为何老是喜欢去比较着远处的别人，却从不比照自己周围的人呢？

想起自己周围的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家乡里那些人。他们总是眼睛红红地打听着我每月有多少工资，又红着双眼睛看着我们成群结伴地去农



家乐里度着假。他们眼红着所有有着固定工资和有着种种社会保障的人，眼红着这些人不忧天不虑地的日子！这些人还真是早已不计“温饱”，进入到“小康”里了的人啊！

冷静想想，也难怪他们这样眼红着，就在我家乡，至少还有两三成人家是还不敢说“吃饭无忧”的。他们或因天灾、人祸，或因病，因残，或因经营不善，因阴差阳误，至今仍在求温饱的大门内外徘徊着。还有像小时候与我一起长大的二愣子、三保子、四瘪鼻他们，有的愁着没建好房子，有的愁着子女没找着出路，有的愁着老后无依靠……他们何曾敢拍着胸膛说：“我能吃上鱼！”

就是在城镇里，就是有了点钱的城里人也未必敢这样认为着，万一随便站出个人来，对他冷着声说上一句：“哼！我总会看到你吃不上鱼的时候的。”那人必定立马会噤若寒蝉地难为情地搓着手退到一边去。而我们这些人却人人能说，个个敢说，这还不能知足么？

更难能可贵的是，武老师还将他“能吃上鱼”的体验，进而一步一步地淋漓发挥了。

这四个字是他从青少年时饥寒经历里更新出来的，是从未料到的“梦想成真”的美梦里生长出来的，他身上一直有层厚厚的往昔的尘垢，纵经历了多年消磨仍未殆尽，他始终忘不了本，乡村、乡亲是他一直的情结。尽管夫妻俩现都在镇学校教书，乡下老家如今也只住着哥哥和妹妹，而每当双休日或寒暑假，他多数会脖子间挂上一条汗毛巾，腿脚下蹬上两个车轮子，飞奔回乡下老家了。农闲时帮这家挖挖土，帮那家种种菜；农忙时帮兄妹打禾、插田。用他的话说，回到老家，杯子里喝的是水井里刚汲的水，锅子里炒的是菜园里现摘的菜，饭碗里盛的是新米煮的饭，人生一世能享受到这地步还要去图什么呢？那神态与“能吃上鱼，还有什么



说的呢？”的心情如出一辙。

有时我们也会被他的那股陶醉劲感动起来，对自己反思一番：我们不是从农村那地方出来的么？为什么自打从那里脱身出来穿上鞋袜后，就一直不大愿意再脱下鞋袜转身回去了呢？

在学校里，他的许多行事也大多运用了他那套“吃鱼体验”。搞教学从来不搞任何所谓的花哨与技巧，不搞猜题押题，而一门心思只搞一门功夫，就是抓基础知识落实，抓感悟能力培养。他还总是眉飞色舞地拿那套“理论”开导着我们：“打实了基础，具备了感悟能力，就如同是温饱有了保证后吃上了鱼，就如同进入了小康、达到了质的飞跃！你说不抓这个抓哪个？好高骛远去猜题押题，去搞花样花哨，弄不好也会‘劈啪’一跤摔下来的！”

他担任语文教研组长多年，好几次学校想让他换换位置，去任任教导主任什么的，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语文学科，对语文教学大纲，对文章的字、词、句、篇可谓了然于胸，也相信自己能带领语文老师把语文学科教好，就没必要再去做也许根本不能胜任的新工作了。后来学校也不再来强求，让他一直做着那工作。他也一年比一年做得好，备课、上课，听课、评课，钻研教材，探讨教法，商榷疑难，听说读写，作文、作人……如同“能吃上鱼”一样，越吃越吃出美味来了。

渐渐地，武老师的那套“吃鱼”体验，越来越涉及到了更广的领域。

就说他常用到的交通工具吧，十多年了，一直还是那辆两个轮子的旧单车。而时下还骑着单车的真没几个了！开四个轮子的小车成为时尚，大多数人还是贷着款买的车，“提前消费”、“超前消费”之风大兴，他却连“适度消费”也不怎么热心。别说去增加两个轮子，就是把那两个轮子提高提高，换成个电动车或摩托车什么的也从没去想过。他就是只认一个



理：在镇里上班，大都是步行，方便的没得说；到远处去，就是再远点，不外是乡村老家或还远点的其他乡村，也不过三十来里充其量四五十里路，最多两个小时的事情，有辆自行车就足够了！更何况当年连一个轮子都没有，就靠两条腿，不也一样来来回回走过么？而今两条腿改成了两个轮子，“能吃上鱼”，还要怎么样呢？应该知足了嘛！

还比如他和一位有着乡党委书记身份的人是两连襟，一年中两人会在岳父家会合三两次。熟人、亲戚见着了那位乡党委书记，一片的热热情情，连连地“书记书记！”，拉着手握了又握，摇了又摇，从不轻易放手；敬烟的、送茶的挨个个上，这边的人向他打听这个那个事，那边的人请他帮这个那个忙……而对待他就简洁明快多了，大抵是或近或远地招呼一声“武老师”，或是远远地朝他点点头，个别的伸出手来那么拉一下两下，算得是很客气了，之后就把他不冷不热地搁在一边了。武老师对此是一点也不会不在乎的，总是像没回事似的一直满脸挂着笑，那神情委是怡然，好像是在说“能吃上鱼，还要怎么样呢？”。

前几年，他儿子在他所在的初中学校毕了业，要读高中了。当时他就面临着一个抉择，是进市属重点高中呢，还是进普通高中呢？而儿子的考试成绩距重点高中录取线差了三分，差分就得用差分的办法，或找门路拉关系，或掏出钱来买分。买那几分大概要一万多两万，大家都了解他为人，纷纷怂恿他去买分，让儿子进重点中学。

更有好几个热心者还把钞票塞到他手里：“你这么犹犹豫豫，莫不是钱不凑手吧？这里有两千元，帮你凑个数吧！”

“我这也有一千，也凑给你吧。”另一老师也送来了钱。

“你可要抓点紧呢！这类事历来就是‘八仙飘海，各显神通’，还要比谁的手下得快，伸得长！”还有的在旁边帮他作着急。



可武老师就是认定着：“‘能吃上鱼，还要怎么样呢？’不是还有好些学生连普通高中也进不了，早回家种地去了么？他们同样是爷娘生的娃呀！况且都凑着热闹、现着本事似的往重点高中里挤，重点高中不就成了普通高中了么？”

而后来的结果也证实了武老师他不赶这趟热闹居然是做对了，儿子在普通高中里三年毕业后，也考上了省内一所本科大学。

总之，武老师因曾有那样一个梦想成真的美梦，并由之而影响了他几乎大半生。他的极具特色的生活态度是因着这个美梦而形成的，他生活中与“能吃上鱼”四个字有联系的故事还有很多。然而，在我们教师中能像他这样做人处事的并不是很多，当然到社会上就更少了。

